

THE ILLUSTRATED
HISTORY OF THE WORLD

全彩版 世界文明通史（第四卷）

传统各异的时代



J.M.ROBERTS

[英] J.M. 罗伯茨著 陈德民等译

全彩版
世界文明通史
第四卷

传统各异的时代

[英] J.M. 罗伯茨 著



陈德民 廖 静 夏甘霖 何 艳 译
陈德民 校

上海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世界文明通史.4, 传统各异的时代:全彩版/(英)罗伯茨
(Roberts, J. M.) 著;陈德民等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书名原文:The Age of Diverging Traditions

ISBN 7-208-03816-3

I. 世... II. ①罗...②陈... III. 世界史—普及读物 IV. K1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36713 号

目 录

传统各异的时代 2

1 伊斯兰教和近东的重建 4

2 阿拉伯帝国 24

3 拜占庭及其势力范围 44

4 近东充满争议的遗产 92

5 欧洲的形成 124

大事年表 174

传统各异的时代

查士丁尼时期的“罗马人”知道本民族和其他民族之间有很大的差异，并以此而自豪。他们属于一种独特的文明；他们当中至少有一部分人认为自己的文明是最完美的。在这方面他们并不是惟一的。不用说，在其他文明中也会有人持同样的观点，而且，远在基督诞生之前，除了美洲和澳大利亚以外，世界各地就已出现了许多发达的文明。正因如此，在史前时期即已在世界各地形成的生活方式之间的差异将会进一步扩大，变得更为丰富多彩、复杂多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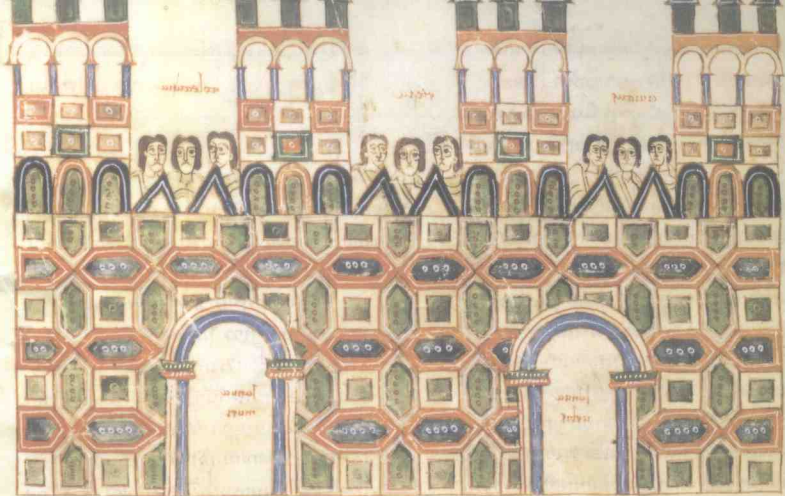
但是，尽管在很长的时间里，多种文明在地球的某些地区发展、并占据着支配地位，在现代历史开始之前，它们往往局限於该地区。在基督诞生前的两至三个世纪里，欧亚大陆各个地区的文明大多是各自独立的。尽管这些文明之间时而发生部分有限的接触，但这类接触多半是由具有创业精神的商人、周游各国的学者、雄心勃勃的外交家或充满热情的传教士的出游、往来而产生的，而且以个人交往为主，这类接触意味着各文明间的互相交流还很薄弱。很难期望这样一类零星分散的接触会缩短把某些文明隔开的遥远距离。只有在不同的文明实际上变得相邻时——例如，拉丁及西方天主教和希腊及东正教的各个基督教文化——才有可能在互相之间产生巨大的影响。直到近代以前不久，各个文明大多是依靠农业维持生存的；它们都不得不从风力、水力、人力及动

物身上寻取能源、资源的供应。在很长的时间里，没有哪一个文明比其他文明具有突出的优势。其结果是，无论是技术的进步或落后，其影响比起后来的都要小得多；在近代，技术上的进步会跃过遥远的距离散布开来，并把一种文明强加于另一种文明。然而文明之间的隔绝从来都不是绝对的；其间时而发生一些小小的接触，有的是对知识或技术，即使仅仅是与战争有关的知识或技术的共享。

文明之间的巨大影响发生于人口的迁移，这改变了各民族人们的居住场所，给他们带来了新的邻居，或是游牧部落进入定居的社会。于是，这些不同的文明有时候先是发生冲撞，然后可能产生各种文明的共生现象。这一切会是令人激动的。不过常常出现的情形是，外邦人和蛮夷部族的入侵带来毁灭性的负面影响。当蒙古人从他们生活的中亚僻静之地一次次地蜂拥而出掠夺亚洲和欧洲时，他们给中东和东欧带来的基本上就是这样的后果。不过有时候也有较为积极的影响，而且比较持久。如来自亚洲腹地的突厥人的一支在安纳托利亚定居下来，建立了一个新帝国以取代拜占庭帝国。但世界历史上最重要的冲突之一将是本卷叙述的起点。这一历史大冲突给从西班牙到印度尼西亚、从尼日尔盆地到中国的各族人民带来了动乱，但同时，这一冲突也成了促进各文明之间文化交融的伟大使者。

在中世纪，文明社会由三种文化所构成和决定：基督教、伊斯兰教和犹太教。这一关于基督教的绘图源自于9世纪的西班牙。该图出自于“阿贝尔达会议手抄本”，此手抄本是与托莱多的罗马天主教会相关联的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拥有的手稿藏品的一部分。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ertongb.com



1 伊斯兰教和近东的重建

除了相对来说较为短暂的间歇之外，位于伊朗的大帝国在公元500年之前的1000年里，对西方多次发动攻击。战争有时使得不同的文明互相接近。在近东有两个文明传统互相产生很大影响，它们的历史虽各具特色，但又难以分开。通过亚历山大及其继承者，埃及阿开民王朝向罗马传递了根源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的神圣王权思想和称号；从罗马出发，他们继续向与萨珊王朝开战的拜占庭基督教帝国发展。波斯和罗马互相觊觎对方，最后弄得两败俱伤；他们之间的互相对峙对双方来说都是致命的，

当时他们的注意力和资源原本在别的方面是极为需要的，结果两个帝国都走向了灭亡。

萨珊王朝

萨珊王朝的第一位国王阿尔达希尔也称阿尔塔薛西斯，他对继承波斯传统有很强烈的意识。他有意识地唤起对安息民族和国王的回忆，他的继承者接过其衣钵，用雕塑和铭文把这一切保存了下来。阿尔达希尔把原先由大流士统治的土地都夺了过来，然后又去征服梅尔夫和

萨珊王朝依靠对军队和宗教的控制而维持其统治。宗教被用于对王室权力神圣地位的肯定。在这一位于纳克西—鲁斯泰姆的波斯浅浮雕中，密特拉神和阿胡拉·马兹达神向阿尔达希尔二世(379—383年在位)奉上王冠。



科斯洛埃斯一世在位时的萨珊王朝



萨珊王朝在6世纪科斯洛埃斯一世(531—579年)统治期间,其扩张达到了顶峰。在3世纪时,萨珊王朝把领土扩张至叙利亚和亚美尼亚。这一扩张在萨珊王朝和罗马帝国,以及急欲保留丝绸之路贸易通道的其他国家之间产生了冲突。在4世纪,萨珊王朝在西部与拜占庭开战。在同一时期,萨珊王朝的东北部边境受到匈奴人的威胁。在内哈万德战役之后,萨珊王朝终于在642年阿拉伯征服者手中垮台。

希瓦的绿洲,侵入旁遮普;对亚美尼亚的征服用去了150年的时间,但到最后其大部分土地都归波斯所有。这是古代伊朗帝国的最后一次重组,该帝国在6世纪时甚至还占领过也门。

萨珊政权

地理和气候的多变始终给这个土地辽阔分散的国土带来解体的威胁,但是在很长一段时期里,萨珊人解决了统治的问题。因为自亚述

年表(224—651年)

	260年 沙普尔一世击败 罗马皇帝瓦莱里安		578年 萨珊军队 远征埃及	651年 萨珊王朝最后一位皇帝伊嗣俟三世遭谋杀, 阿拉伯征服波斯
200年	300年	400年	500年	600年
224年 阿尔达希尔一世击败安息国 最后一位皇帝阿尔达班五世, 标志着萨珊王朝的建立		363年 沙普尔二世击败 罗马皇帝朱利安		591年 科斯洛埃斯二世在罗马皇帝莫里斯的帮助下,夺回王位

王朝起，这里就建立了一种君权神授的统治方式。这些集中起来的军事力量和大家族利益之间的紧张关系就是萨珊王朝的政治历史。其结果是君王之间互相争斗，各自声称自己的权力为神所赋予，并力图推翻对方。这可以从以下两方面看出：一是他们握有把自己的属下任命为政府主要部门的官员但拒绝给予其贵族身份的权力；二是对王位继承权的控制。有的国王遭到废黜，并且尽管王位本身需通过统治者的提名而正式禅让继承，但有时也由某种形式的选举产生，即由帝国的部分主要官员、军事长官和僧侣从王族中挑选一人担任。

向王权挑战、并且常常在君王统治的区域内握有权力的显贵，来自于少数声称是原来为



该铜像人物即是科斯洛埃斯一世皇帝，他发动了数项重大的经济和军事改革。在科斯洛埃斯一世统治时期，萨珊王朝取得的辉煌成就使他成为东方神话中一个理想化的人物。

最高统帅的安息国阿萨西斯王后裔的几个家族。他们拥有大片的封地，但是他们带来的潜在威胁受到了另外两支力量的牵制。一支是雇佣军，其军官都来自地位较低的贵族，因而得到部分能与大贵族对抗的据点；其精锐部队是有重武器装备的王室骑兵，直属国王。另一支能与大贵族权力抗衡的力量是僧侣阶层。

祆教

波斯的萨珊王朝是个政治和宗教的统一体。阿尔达希尔正式恢复了祆教的地位，给予祆教僧

侣专门的特权。这一切也导致了其拥有一些政治权力。僧侣确认王权的神圣性，负有主要的司法责任，并且负责监督土地税的征收，这是波斯国财政的基础。他们传播的教旨似与源于琐罗亚斯德的严格的一神教论有很大的差异，而以创立者阿胡拉·玛兹达为中心，它在俗世上的首领就是国王。萨珊王朝把宗教提升到国教的地位，这显然与确立他们自己的统治权威密切相关。

摩尼教的兴起

在罗马帝国尊奉基督教以后，波斯国的思想意识形态的基础就变得更重要了。宗教上的差异开始具有更大的意义；宗教上的不满被认为与政治相关。与罗马的战争使得基督教成为叛逆的宗教。尽管基督徒在波斯起初还得到宽容，但是不久对他们的迫害就变成合理的了，这种状况一直持续至5世纪。当时受到迫害的不仅仅是基督徒，在276年，波斯的一个叫做“摩尼”

狩猎不仅是一个提供新鲜肉食的手段。而且也是一个显示国王的实力和治国才能的手段。这一萨珊王朝时期的银盘上的图饰描绘的正是狩猎中的科斯洛埃斯二世。



的宗教导师受到极刑——使用的是将其活活剥皮的极其残忍的酷刑。他在西方以其名字的拉丁文拼音被称为 Manichaeus (马尼卡尤斯), 与此名相关的教义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被基督教视为异教。摩尼教把犹太—基督教的信仰和波斯的神秘主义联系在一起, 把整个宇宙视为一个巨大的戏剧舞台, 在此之上, 光明与黑暗的力量互相争夺统治权。那些领悟这一教义的人通过实行苦行生活的方式来参与这一斗争, 他们相信苦行能使自己变得至善至美, 而且与救世超度的宇宙世界融合为一。摩尼教严格区分善与恶, 自然与神; 其尖锐的二神论对部分基督徒颇有吸引力, 他们认为这一教旨与圣保罗所宣扬的是吻合的。圣奥古斯丁年轻时就是个摩尼教徒, 摩尼教的影响很久以后在中世纪欧洲的异教中仍可找到。或许一种持不妥协态度的二神论对某一类人的思想始终具有强烈的吸引力。但是尽管如此, 在摩尼教的教义得到广泛传播之前, 它一直受到信仰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君主政治的迫害。摩尼教的信徒在中亚和中国找到了庇护所, 在那里, 摩尼教的影响一直延续至13世纪。



阿胡拉·玛兹达是古代波斯人的神。他后来被称为奥玛兹德, 即主创世者和善神。在这一浅浮雕中, 阿胡拉·玛兹达被描绘为一个长着羽翼的光芒之神。

波斯的正统基督教徒

至于波斯的正统基督教徒, 尽管五个世纪的和平保证了他们应该得到的宽容, 但是在与罗马的连续战争中他们可能会被视为叛逆者的危险, 使得“基督徒”成了一个令人恐怖的字眼。直到5世纪末, 波斯国王才颁布了一个宽容令, 但这只是为了安抚亚美尼亚人。问题并未就此得到解决; 不久基督徒就被狂热分子的信仰改变所激怒。波斯国王对基督教应得到宽容的一再保证, 并不意味着他们对此是坚决认真地执行的。或许当时的政治背景是无法抗拒的: “例外反证规则”由景教徒得到证明, 他们受到萨珊王的宽容, 是因为他们受到了罗马人的迫害。他们因此而被认为在政治上是可依靠的。

波斯—罗马战争

6世纪时的宗教和在科斯洛埃斯一世统治下

这一彩色画中描绘的圣奥古斯丁, 是受到萨珊王朝一个显赫家族的儿子摩尼影响的几个著名的基督徒之一。在摩尼因其宗教信仰而被处死刑前, 他已经在东方(他访问过中国、印度和西藏)和西方(他去过西班牙和意大利南部)传播了他提出的教义。

这一玉石浮雕描绘的是公元260年罗马皇帝瓦莱里安(图中左边的人物)在埃泽萨战败于沙普尔一世的手中。胜利的萨珊国王将瓦莱里安掳为俘虏,并继续掠夺罗马人放弃的土地上的36座城池。



萨珊王朝的权力和文明达到了顶峰,这加强了两大帝国间的竞争,促进了文明之间的交流。但是这一世纪里新一轮的战争并不令人感到有趣。这些战争提供的大多是枯燥、烦人的故事,尽管它们是希腊人和波斯人于1000年前开始的东西方争斗的最后一个回合。这一斗争的高潮是在7世纪初,这是远古时期的最后一场世界战争。战争带来的破坏对近东的希腊城市文明很可能是个致命打击。

当时统治波斯的是萨珊王朝的最后一个国王科斯洛埃斯二世。他的机会来得正当其时——意大利已经完蛋,而斯拉夫人和阿瓦尔人在巴尔干地区汹涌而入——已遭削弱的拜占庭失去了一个好皇帝,他是被叛变者谋杀的。科斯洛埃斯对已死的莫里斯欠着一笔情,因为他是靠着后者的帮助才得以重新夺回波斯王位的。科斯洛埃斯以此为借口,发誓要为莫里斯复仇。他的军队涌入黎凡特,劫掠叙利亚诸城市。615年时,他们攻占了耶路撒冷,夺走了该城最著名的圣物真十字架。或许可以说,犹太人往往对波斯人表示欢迎,并趁机对基督徒

大加迫害,其劲头有增无减,因为这瓢脏水反正是泼在别人身上。第二年,波斯的军队继续入侵埃及;第三年,其先头部队所到之处君士坦丁堡仅一英里之遥。他们甚至来到海上,袭击塞浦路斯,从帝国手中抢占罗德岛。几乎是在地中海另一端的罗马帝国失去其对西班牙最后的统治之际,大流士帝国似乎将得到恢复。

希拉克略

这是罗马与波斯的长期争斗中最为黑暗的时期,但是救星就在眼前。610年,迦太基的帝国总督希拉克略起而反抗莫里斯的继承者,并把他杀死,从而结束了这个独裁者的血腥统治。他从最高级主教手中接受了帝国的王冠。亚洲的灾难一时还未能完全阻挡,但希拉克略后来证明了他士兵出身的最伟大的皇帝之一。仅仅依靠海上的霸权他在626年拯救了君士坦丁堡,当时波斯的军队未能如期赶到,以援助阿瓦尔盟军对该城

的攻击。第二年，希拉克略攻陷亚述和美索不达米亚，这是近东战略有争议的中心地带。波斯军队发生暴动，科斯洛埃斯遭谋杀，他的继承者被迫求和。萨珊王朝的全盛时期宣告结束。真十字架——或是号称真十字架——的圣物又回到了耶路撒冷。波斯和罗马的长期对峙行将结束，世界历史的重心终于又将移向另一场冲突。



在科斯洛埃斯二世被希拉克略皇帝（见此钱币中的头像）打败以后，萨珊王朝最后一位国王的后嗣逃往中国。

因素结合起来。正是亚洲的这一地区适合于游牧部落，它像一条长达4000多公里、联结东西方的巨型走廊。它的北面是西伯利亚大森林；它的南面是沙漠、山脉、西藏和伊朗高原。它的大部分地区为草原地带，尽管与沙漠的分界线经常变化，而且一直伸展至一些主要的绿洲，后者一直是其经济发展的核

心地区。在绿洲定居的人们的生活方式既引起游牧部落的嫉妒，又是对后者生活方式的一种补充。这些绿洲位于希腊人称之为奥克斯斯河和杰克地斯河的两河流域地区最富庶、人们往来最频繁的地方。在这里兴起了不少城市——如布哈拉，撒马尔罕，梅尔夫等——它们以其经济繁荣和技术先进著名，而把远方的中国和

亚洲游牧部落

萨珊王朝由于树敌太多而终于沉没了。伴随610年而来的是一个恶兆：一支阿拉伯军队第一次击败了一支波斯军队。但是几个世纪以来，波斯国王们更为关注的是来自北部边境，而不是南方的敌人。他们不得不与中亚的游牧部落对抗，后者已经在这里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但是他们的整个或是具体的历史却难以追溯。不过，有一个事实是颇为突出的：在将近15个世纪的漫长岁月里，这些部落民族在世界历史中有这么一种推动力，它不时地被外界感受到，使人感到困惑，其结果是日耳曼民族对西方的入侵和中国政权在东亚的复兴。讨论的起点首先是地理学。“中亚”是他们由来之地，但这一名称不很妥当。这个词语的意义并不准确。“亚洲内陆”可能要好些，因为它与海路交通的隔绝成为该地区的主要特征。首先，这一隔绝产生了一种独特的干旱气候。其次，直至现代之前，它形成了一种与外部的政治压力几乎完全隔绝的状态，尽管佛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显示了它们对来自外部的文化影响的开放态度。

观察这个地区的方法之一是把人和地理的



这是建有大院的规模较大的旅店。向途经亚洲沙漠绿洲中的贸易城市的许多旅行车队提供食宿。这一外墙装饰精巧的门架是近乌兹别克斯坦布哈拉的拉巴蒂—马里克旅店的入口。

西方联结起来的贸易路线则从这些城市穿越而过。

游牧文化

无人知道中亚各部族最早的起源。他们似乎一进入历史就具有其鲜明的特征，这主要体现在其文化上而不是血缘遗传上。在公元前的1000年里，他们就以艰难的逐水草而居的游牧生活方式著称。可以说，直到现代以前，他们一直是不识字的文盲，除了转而信仰某些宗教外，他们生活在魔鬼和巫术的精神世界中。他们是富有经验的骑手，尤其擅长于使用复合弓箭，这是马上射手使用的武器，由于它不是用单根木料、而是用多片木料加上动物的头角制成的，因此拉弓时需要更大的力量。他们擅长于编织、雕刻和装饰，但是他们不会建造房屋，因而他们住的是帐篷。

在西徐亚的领袖去世后，葬礼即在他的墓旁举行。葬礼的仪式包括其妻女、侍仆和马匹的牺牲。如这一发现于王陵的公元前4或5世纪的金梳装饰图案所示。



西徐亚人

这些游牧部落中第一个有名称的是西徐亚人，尽管很难对他们给出准确的描述。考古学家在亚洲和俄罗斯，甚至远至欧洲的匈牙利都发现过西徐亚人。他们卷入近东的事务似乎有过相当长一段时间。据称，在公元前8世纪，有部分西徐亚人曾骚扰过亚述王国的边界。他们曾引起过希罗多德的注意，他多次提到一个曾吸引过希腊人的部落的情形。或许他们从来就不是一个部落，而是由一群互有联系的部族组成的。他们中有一部分似乎在俄罗斯南部定居了相当长一段时间，从事耕作，与希腊人建立经常的联系，用谷物交换由黑海边的希腊人制作的漂亮的金饰品，这在西徐亚人的坟墓中都有发现。但是他们给希腊人印象最深的是勇士形象，他们作战的方式反映了亚洲游牧部落的特征，在马背上使用弓箭，在面临比自己强的武装时就撤退。数世纪以来，他们骚扰阿开民王朝及其继承者，在公元前1世纪时曾蹂躏安息国。

西徐亚人可以作为不断流动的部落的一个例子，因为他们的生活方式是对来自遥远部落的各种推动力的反应。他们之所以流动是因为其他部落迫使他们流动。中亚地区的生活的平衡一直是很重要的，哪怕是权力或资源的一次小小的波动都会剥夺一个部落的生存空间，迫使其走上漫漫长途去寻找新的生活空间。游牧部落带着畜群不可能迅速迁移，但是如果从长期免受外界影响的角度看，他们闯入定居地的速度可以被视为是极为突然的。中亚正是通过其大规模的、长期的动荡不定，而不是多少带有连续性的边界骚扰和掠夺，在世界历史上留下了它的印记。



这一装饰着宝石的精美绝伦的金冠据称属于匈奴人。该王冠在匈牙利被发现。

匈奴人

在公元前3世纪，另一个在蒙古处于权力巅峰的游牧部落是匈奴人，在他们身上有人看到在历史舞台初现时更为人们所熟悉的洪斯人(Huns)的身影。在好几个世纪里，“匈奴人”是一个带有贬意的称谓：一致同意的看法是，他们是最令人讨厌的对手，凶恶、残忍，而且令人遗憾的是，他们还是经验丰富的武士。中原的帝王建造长达数千公里的长城正是为了抵御匈奴人。但是后来发现，它未能起到有效的保护作用，匈奴人仍经常骚扰侵袭，于是他们采取了进击的政策，深入亚洲腹地，对匈奴人进行包抄围攻。中原的军队由此而进入了塔里木盆地、直至帕米尔高原的脚下，并在其北部边疆建造了一大批坚固的防御工事。列强有可能被吸引进入他们本来不感兴趣、而只是麻烦源泉的地区。无论中国人的这一出击是不是主要原因，这时的匈奴人已转向了其他游牧民族，开始向西推进。这驱赶着另一个民族——月氏

人，后者则把更多的西徐亚人赶了出去。位于这一驱逐链末端的是大夏的后塞琉西希腊国，它于公元前140年灭亡。西徐亚人随后侵犯安息国。

他们也推进至俄罗斯南部和印度，不过这一部分的历史我们暂且讲到这里为止，中亚各民族的历史很快会使不是专家的普通人晕头转向；专家们则更是众说纷纭，但是有一点很明确的是，从公元前3世纪起的四百余年里，不再有这样的社会大动荡。然而自公元350年左右起，匈奴人在历史上再次出现，这时匈奴人开始侵犯萨珊帝国(当时被称之为“基奥纳特”)。在北方，匈奴人在几个世纪里从贝加尔湖向西移动，他们被那些更强悍的民族驱赶着，就像他们驱赶其他民族一样。其中有一部分在下一个世纪出现于伏尔加河的西边，我们在公元451年时在靠近特鲁瓦的地方见过他们。那些转向南方的匈奴人对正在与罗马人作战的波斯帝国来说是个新的障碍。



匈奴人自4世纪起大力向西欧推进。公元451年，在阿提拉率领下，他们到达高卢。在那里，他们受到法兰克人和罗马人盟军的阻挡。第二年，阿提拉准备侵犯意大利——据传教皇利奥一世极力劝阻他停止此行动。这幅拉斐尔16世纪创作的壁画即描绘了这一场面。

突厥人

亚洲地区还剩下一个主要的民族尚未作介绍，那就是突厥人。这里再次表明来自外部世界的第一次冲击是间接的。蒙古匈奴人的继承者是一个叫做胡安—胡安(Juan-Juan)的部落。在6世纪时，该部落的幸存者散布至西面的匈牙利，当时被称作阿瓦尔人，值得注意的是，他们通过引入马镫而在欧洲引发了一场骑兵战的革命，这一技术使他们处于一个很重要的有利地位。但他们只是局限于欧洲，因为大约在550年

时他们被突厥人赶出了蒙古；突厥人大都是铁匠出身，原来曾是他们的奴隶。其中有这样几个部族——哈扎尔人、佩切涅格人、库曼人——他们在近东和俄罗斯后来的历史中起过重要作用。哈扎尔人是拜占庭与波斯作战时的盟军，而阿瓦尔人则是萨珊帝国的盟军。我们称之为的第一个突厥帝国看来是一个包括从泰米尔河到奥克斯斯河的各个部落的结构松散的王朝。一个突厥可汗于568年派使者到拜占庭，这比其他突厥人胜利进入君士坦丁堡早了约9个世纪。在7世纪时，突厥人接受了中国皇帝名义上的宗主国地位，但这时一个新的因素进入了

近东历史，637年阿拉伯军队侵入美索不达米亚。

这一继希拉克略之后的进一步打击，宣告了波斯国历史上一个时代的结束。620年时，萨珊王朝的统治从昔兰尼加到阿富汗，直至更远的地方；而仅隔30年以后，这一切就不复存在

了。萨珊帝国已经灭亡，它的最后一个皇帝于651年被其臣民杀死。消失的王朝不仅仅是这一个，不久，琐罗亚斯德在新的宗教以及阿拉伯军队面前也倒下了，而阿拉伯人则以其名义继续去夺取更大的胜利。

欧亚的游牧部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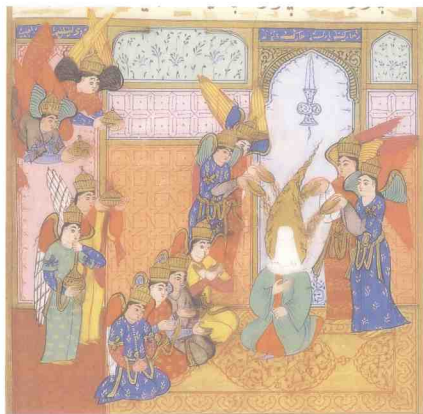


4世纪时，在欧亚地区已经居住着许多“蛮夷”部落，他们在该地区未来的政治和经济结构中 will 发挥重要作用。这些部落的人们都过着一种游牧的生活，其经济以畜牧业和原始的贸易为基础。

4世纪末，该地区的游牧部落中人口有了迅猛增长。这使许多部落，其中包括匈奴人，试图突破当时的几个大帝——中国、印度(笈多王朝)、波斯(萨珊王朝)和罗马——的边境。这些帝国都拥有众多的城市和人口，

罗马尼亚摩尔达维亚修道院壁画的这一局部描绘了突厥士兵在对拜占庭首都君士坦丁堡的围攻中屠杀基督徒。

因而成为他们袭击掠夺的目标。约在公元550年时，阿尔泰(近今天的蒙古)的突厥人开始向西移动。这是数世纪中欧亚游牧部落带有侵略性的迁徙过程的高潮。到10世纪时，突厥人抵达拜占庭的边境。



围绕着先知穆罕默德诞生的传说有许多，如图所示——有一种说法竟称婴儿是由天使们亲自给其沐浴的。传说还提到，穆罕默德的祖父穆塔利布注意到其孙儿的脚印与据称保存在麦加的卡巴神殿的创始者亚伯拉罕的脚印是一样的。

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对各种不同的、而且相距遥远的民族都有吸引力，包括尼日利亚人和印度尼西亚人；甚至在其中心地，即位于尼罗河和兴都库什山之间的阿拉伯文明的土地上，它也跨越了文化和气候的巨大障碍。然而，构成世界历史的其他重大因素中，没有一个位于如此贫瘠的资源之上，或许除了犹太教这个例外。或许具有特殊意义的是，犹太人自己游牧民族的出身也起源于同样的野蛮、未开化和落后的部落社会中，并且为伊斯兰教提供了最早的军队。这一比较本身就明确地揭示了另一个原因，即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都属于一神教。这几个宗教在其发展阶段初期，没有一个被预测为会构成推动世界历史的力量，或许除了那些最执著、最狂热的信仰者以外。

先知穆罕默德

伊斯兰教的历史始于穆罕默德，但这不是指他的出生，至于其生日，是我们对他所不了解的许多方面之一。他的最早的阿拉伯传记作者，是在他去世一个世纪以后才开始动笔的，而即便是这一记述，也只是间接流传下来的。我们现在知道的是，在公元570年左右，穆罕默德出生于汉志的一个贫苦家庭，出生不久即成孤儿。他刚入成年不久，即开始宣扬：只有一个神，只有他拥有正义，他会对所有人们作出审判，人们只要在宗教活动和个人及社会行为中遵从神的意志，他就保证会拯救众人。这个神过去已为人们所熟识，他就是亚伯拉罕神和犹太人的先知，先知中的最后一个就是拿撒勒的耶稣。

穆罕默德属于一个大的贝督因部落，即古莱西部落的一个小氏族。这是位于宽600英里、长1000英里的阿拉伯半岛上许多氏族中的一个。生活在这里的人们经受着非常严酷的自然条件的考验；酷暑季节烈日当头，阿拉伯半岛大部分地区都是沙漠或岩石重叠的高山。在这里，能够生存下来本身就是一个成就。但是在其边缘地区有些小的港口，在公元前二千年时，它们就是一些阿拉伯水手的家园。他们的航运把印度河峡谷和美索不达米亚连接了起来，把东非的香料和树脂通过红海运往埃及。关于这些民族以及居住在 inland 的民族起源仍有争议，但是与旧约的创始人相似的语言和传统的谱系表明，他们与早期的闪族牧民，即犹太人的祖先是有关联的，尽管这样的看法仍难以被今天的某些阿拉伯人所接受。

阿拉伯地区并非一直是这样缺乏吸引力的。在公元纪年前后的几个世纪里，这里曾出现过